



明天青年作家精选集
SELECTED WORKS BY TOMORROW YOUNG WRITERS

宋静茹作品 福海

福海



明天出版社

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

宋静茹作品

福 海



明天出版社

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海/宋静茹著. — 济南: 明天出版社.

2007. 10

(明天青年作家精选集)

ISBN 978 - 7 - 5332 - 5493 - 3

I. 福… II. 宋…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42319 号

书 名	福 海
著 者	宋静茹
出版发行	明天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网 址	http://www.sdpress.com.cn http://www.tomorrowpub.com
电 话	0531 - 82098710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幅面尺寸	148 × 210mm
印 张	7.5
字 数	180 千字
I S B N	978 - 7 - 5332 - 5493 - 3
定 价	1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出版缘起

从二十世纪末开始，青春写作成了大家关注的热点，一批有才华的年轻作者崭露头角，奉献了大量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年轻作者关注社会，思考人生，更关注自我，其作品在题材上或许与前人的作品有很多共同之处，在表达上却有鲜明的时代感，是与众不同的“这一代”。“明天青年作家精选集”首先将集中检阅二十世纪八〇年代出生的有代表性的年轻作家的创作成果。“明天”既是明天出版社的社名，也寓意年轻作者有光辉灿烂的未来；“精选”指门槛高，既精选入选作者，也要求入选作者精选其作品，确能代表其实力。

之前已有出版社集中推出年轻作家的作品集，但多是偶一为之，规模往往不大，入选作者水平也太都不够整齐。“明天青年作家精选集”将是第一次大规模、高标准集中推出有实力的青年作家的作品集，此举应能在读者、作者和文学界、出版界产生较深远影响。我们致力于使“明天青年作家精选集”成为一个开放的书系，不仅更多八〇年代的作者会受到关注，七〇年代的作者乃至九〇年代的作者也将受到关注。

我们称这些年轻作者为青年作家，是对他们的肯定，更多的是一种勉励。他们需要用作品，而不是用其他说话，成绩只代表过去，他们应该向经典、生活的方向用力，戒骄戒躁，持之以恒，努力为时代，为读者，也是为他们自己，创作出更加优秀的作品。让我们拭目以待。

自序

我热爱我的田野

这是一个午后。在宁波的父母家里。南方的夏天是小巧的、方形的红色棉被，把人包裹得像婴儿一般。人和天气的关系也是婴儿和棉被的关系，无间，密不透风，彼此约束。我关上电视打开电脑，关上电脑打开电冰箱，接着关上电冰箱打开电风扇——也像那婴儿一样的浑噩直接，一心追求感官刺激。

这天气的好处倒是让人容易做出一些让自己叫绝的事情来。忽然有勇气看那书了，萨冈的《你好，忧愁》。此书已经放在姚喜书架上快两年。师父和姚喜都曾推荐过它，我却一直没有勇气把它从书架上拿起来。不过一指厚的书，竟仿佛格外沉重。尽管此前我对它闻所未闻，却第一眼看到它起就几乎不敢直视，于是漠视它的存在。

几天前当我犹豫的手指掠过一排书脊刚刚碰到它，我躊躇

着。姚喜打一旁经过，随口道：“一本好书。”我只好把它放进背包里，却终归有些不情愿。

在师父家，为了寻找别的什么小东西，头埋在背包里刨得底掉，包里的东西堆在一旁。师父从中拣出它，沉吟道：“一本好书。”又把书递给我，我只好把书再放进背包里，依然有些不情愿。

我是那种对自己极为迷信、相信日常中有诸多隐喻的人，喜欢赋予许多小细节以象征意义。即便到了今日今时，依旧是习惯依赖直觉来辨认生活。这一方面给我平添诸多麻烦，让我不停地犯相似的错误，好像永远在绕弯路似的；一方面也让我获得了不少好处，自以为在别的一些更重要的方面走了捷径，给自己节省了许多时间。

此事便是一例。这本书陪我度过了一整个闷热的下午，读到精彩处，居然下起雨来。我本是被这天气束缚着，又被书里的情节包裹着，内外交困，简直跟被绳子捆住八只脚的螃蟹一样胸闷气短，只剩瞪眼吐白沫的份儿。从天而降的大雨解除了天气中的高压，书里面居然也刚好破题，好一个淋漓痛快。还剩三页的时候舍不得看完，于是去浴室，一面记挂着它。回想到一句话，醍醐灌顶，忽然有了写这序的冲动。

这句话是：“与我一样，真正能够触及他、损害他的，只有习惯与期待。他和我，我们是同一类人。我时而寻思这是高尚、纯粹的流浪者类，时而又寻思这是麻木可怜的追求享乐者类。”

简直就是真我写照！

“习惯”与“期待”，这两个几乎损毁我的坏蛋，我连叫出它们名字的勇气都没有，她已经毫不费力地揪斗它们了。好萨冈，快

人快活，不是天才少女是什么？

我曾经极怕黑。有熟读天书的好友相劝：“怕黑么，就在你最恐惧的时候去你最怕的地方，睁大眼睛，用力看，用‘大光明的意识’照亮它。看清了，就不怕了。”

我觉得她这话极智慧——我不怕踽踽前行，只怕不知道恐惧的方向。

此后每每有迷失惊慌的时候，必要努力向那黑暗的角落看。越是害怕，越是要看，辨认出危机当下的“怪物”，也就不怕了。

此一番却要谢谢萨冈，一语惊醒梦中人。“习惯”与“期待”，此时对我，都是怪物，都是敌人！我要向它们宣战。

且从这序说起吧。我为何如此惧怕它？大概缘于编辑有言在先，要谈谈这些年的进展和成绩。

我交不了卷。

我怎么对读者说，这么些年过去了，我一无所成，一无所长？

可我为什么不能告诉大家，我一无所成，一无所长呢？

哪里潜伏着期待吗？还是何处高悬着一成不变的生活的洪流？

我想问自己：“嘿，你快活吗？后悔吗？”

答案是：“还不错，无悔。”

既然如此，不管是“高尚、纯粹的流浪者”抑或是“麻木可怜的追求享乐者”，又有什么关系？

与我把生活当土地、把自己当农夫的朋友不同，我想我大概是把生活当田野、把自己当田鼠的人。我热爱我的田野一点不逊于朋友热爱他的农田。如此这般，还羞赧些什么呢？

我是一只小小的、小小的田鼠。这是我的田野。我生于斯，长于斯，终日在此奔跑、穿洞、勘探、觅食，又把我作为生物的精华，甚至我的生命奉献在这里。

我并不勤奋，时常会躺在我的土地上晒着太阳。我不耕耘，为着我不是农夫，也为着田野对于一只小田鼠而言，实在已经足够大，东西再多我也吃不了。我不是这片田野的主人，天，事实上，这田野、这生活，倒是我的主人。我是她的，是他的。我爱着这个田野，尽管我不能选择它的土壤是否肥沃，物产是否丰饶。不管它是黑土地、红土地、黄土地，我都爱它。

有的时候我在它上面奔跑，有的时候我爬到树上瞭望它，有的时候我倒要钻到这田野的里面和土壤的深处去，从背面观察它。而这些，只能使我更加热爱我的田野，亲近它。我凭借一只田鼠的本事，用我的爪子、我的牙齿、我小小的须子，使它更松软一点。我奔跑，我用鼻子闻，用眼睛看，用头脑想，努力挖掘，寻找更多的果实，再把它们拖到我的洞里去。

这本书的内容，便是我多年来从我的田野上采撷的果实，盛夏的果实啊。

那些跳跃的想法，孩子的话、女孩子的话、女人的话、人的话。她们的思考以及她们、她对生活的供奉，祭祀，收获。

所有这一切，不过是为着——穷尽我小小身躯里面的全部力气，去成为一个人。

我的作品不多，做精选集实在有点捉襟见肘。我也不认为这

本书里面的文字，便可以代表我和我的写作能力。综观全书，可以发现我的写作风格一直跳来跳去，始终不肯固定在一种统一的气质里面。我也统一不起来。因为现在还在变，以后还会变，这是乐趣所在，或者没准儿变就是我的气质。

所以以今日之眼看来，那些旧作一定有许多碍眼的地方，这些地方我都尽量在保持原貌的基础上一一修改了。小说剔除了我一直羞于认账的《只爱陌生人》。有篇比较偏爱的《一个愤怒女青年的心路历程》我不知如何分类，在这里暂且归入小说类。小说后面几篇散文的写作时间横跨九个年头，对于刚才说的变化可以看个大概。

此外手头正在写的一篇神话、一篇童话故事将是我下面的工作重点，务必得在年内完成。虽然不知何时可以跟读者见面，这里也先打个招呼。

数了一下手里已经开头却没有写完的小说，居然有九个之多。难道我真的像师父所说的兔子，挖一个坑又一个坑，却始终不肯栽上萝卜吗？不乐意。我依然相信自己是挖洞高手，定会将这林林总总的洞穴打通，联合起来，成就我的王国。

要寻求思想或者意义的读者，这本书不必看了。因为不管它还是我都不具备这个。我倒知道一些个可以批发那些东西的地方，不过我想大家一样也都知道，所以这里连可以引向其他岔路的路标也都不备了。

我还是做一个小小的牌子吧，写上：“没头脑重地，深刻者免进。”

这里面倒有几个故事和一点小趣味，可以看出我天生的本领——整点小意思。我坚信有人和我一样喜欢。那些人是朋友。

这本书的问世，应该感谢的人太多，但我想他们也一定有要谢我的地方，我们谁都不能在这世上独活，存在着就是我们对彼此的影响。如此客套没意思，索性谁也不谢。毕竟我只是一只田鼠而已，欢迎大家来我的田野做客。

今天是萌萌的生日，我要以这书的名字祝她生日快乐。书名就是——《福海》。立志幸福啊。

二〇〇七年八月三日

目 录

1		自序 我热爱我的田野
1		无邪
51		杀死爱情兽
87		喏喏
122		一个愤怒女青年的心路历程
141		春深锁二乔
166		孩子
173		他们都老了吗 他们在哪里啊 ——写给《我们仨》
180		我一个人跳舞
184		山海经
187		看那月亮
190		冬日印象
194		你见过老人吗
200		粥一样的温柔
209		戴一只耳环的女孩战无不胜
214		暗恋他、他、他
223		白日飞升
227		宋静茹创作年表

无 邪

嘿，亲爱的，来听我说，事情其实简单——我是公主。

我是公主，这是关键。别管我用怎样的句法，别管我怎么笑，怎么样一下就笑没了，不笑了。可能我不及你想得那么美，皮肤不如冬日里第一场雪的白，眼睛没有乌木窗棂的黑，嘴唇不似妈妈刺破手指沁出血珠的红。别管，都别管。也别管我怎么的不够高贵、不够骄矜、不够善良、不够温柔，不够农夫山泉似的水灵灵亮晶晶的清纯精致。这么说吧，我是公主，我就算穷得只剩一颗豌豆老得就有一根分了岔的白头发，或者哪怕你那脑袋瓜儿对这命题如何生豆芽似的发出一串问号，然后问号变叹号，叹号变省略号，省略号变破折号——我的意思是不管你的钢精锅似的脑袋怎么样咕嘟嘟地煮你那些瓜藤豆蔓的想法吧，事情就是这样的。你不问我不说，可要说的话我得讲真话——我是公主，是你的、你们的、你们这世上的公主。

可能你的世界里存在过一个公主，可能现在她还在，或者不在，当然也没准儿你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蜜里调油地捏出的这么个小人儿，还在你意识外的哪一世、哪一方，安安静静地等你一

颗薄荷糖。抱着你含薄荷糖的清涼涼的小美人你听我说：即便这世界上有百八千万个被你、你们认可的公主，这些其实和我没关系。或者你、你们还不认为我是公主，这些其实和我也没关系。

我是公主，也许不是最好的，但一定是其中之一。

我是公主，我知道什么样的空气里蒸腾的是小人鱼潮湿的目光，知道怎样的花骨朵里还睡着通体粉红的小姑娘，知道哪一季风信子的怒放是为了思念，也知道为什么情人的眼里没了感伤。

那一季，所有的蚂蚁都守卫在队伍里。我叫它们“枯瘦的奴隶”。可怜的家伙们，它们总是拼命奔跑。那一季，蜻蜓们都装备了太沉重的翅膀，它们都飞得很低。我不能分担它们的负重，虽然那对我来说很轻易。那一季，许多蜗牛都老死在房子里，我找到它们有螺纹的壳，但再找不到它们柔软的触角。那一季我总是不停地和我的朋友们分离。这些忠诚的伙伴，我是如此爱它们，所以答应在记忆里留一方草地存放它们沉默的灵魂。

我是公主，我的心是个玻璃房子，里面的春色是留给那一季我的所有的朋友的。

我是公主，我的心是个玻璃房子。也许某天你成为它的新房客，住进来那一天我会给你自由，许你所有的放纵。你可以看你想看的一切，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一切，但请不要打扰那一季的草长莺飞，请不要扰及我许诺保管的那些哑巴灵魂。

那一季有太多雨水了，也有太多的离别。

那一季有太多的雨水，妈妈抱着我的小身体在暴雨中哭泣。我是个很不响很不响的孩子，可心里边是响的。我的小心脏在妈妈怀里扑通扑通地讲话：妈妈，天上的巨响是两个巨人在乒乒乓

兵地打架。他们都是很善良的老大好人，妈妈你怕什么呢？

那一季有太多的别离。我是个很不响很不响的孩子，心里边没有什么怕，可我不能告诉妈妈不要害怕天上巨大的声响，也不能告诉她爸爸眼睛里已经对她没了爱情。

那一季前的一季，爸爸出差了，和秦阿姨一起离开了妈妈怀里的我。火车站里爸爸抓起我的胖手指放在嘴里轻轻咬。

“宝贝和爸爸再见。”

“爸爸再见！”我快活地说。

“声音真甜。”秦阿姨在我给爸爸咬过的手掌心里放了块巧克力，“等阿姨回来给你糖吃。”

我吃秦阿姨的巧克力了。放在嘴里咬，脆脆一声响，嘴巴里剩下半块，吐在郑铮嘴巴里。他的唾液沾在我嘴唇上，我用手指擦了放在鼻尖下闻，黏黏甜甜有我喜欢的气味。郑铮说衮衮你爸爸多爱你啊。郑铮低头给我系鞋带，把我的腿高高架在他膝盖上不言不语地系，整个脸都贴在我的裤子上。郑铮的头发在脑后打个奇怪的旋儿，弯在耳垂儿上。郑铮的皮肤非常薄，他的耳朵是粉红色的。午睡时我隔着两个小朋友偷偷爬过去看他，我的郑铮睡在那里，睫毛簌簌地动，整个眼皮都是花瓣的紫色。我跪下来亲吻他的眼皮。郑铮打开眼皮对我说：“衮衮是你的魔法吗？衮衮我相信你是公主了。衮衮我会像你爸爸那样对你好的。”“怎么好呢？”“如果有一块巧克力我就全给你。”

“那就只给我一半吧。给我你的那一半，上边只有你的味道。”

我把手指插在郑铮头发里。郑铮的大脑袋是我的宝贝，老师说那里边的东西叫做才华。我告诉了爸爸。他笑着问我：“六岁的小朋友怎么叫才华呢？那叫天赋。我们的衮衮也有天赋，衮衮去弹琴给爸爸听。”我于是乖乖坐到钢琴旁边去。衮衮最听爸爸的

话。袈袈是公主，爸爸就是袈袈的老国王。老国王说要把全世界最好的幸福给袈袈，老国王说可最好最好的就是他的袈袈。

其实爸爸不知道比袈袈更好更好的郑铮。谁说郑铮的脑袋里装的不是才华呢？谁说不是呢？整个幼儿园只有袈袈能背出老师都说不上名的唐诗，只有郑铮能画最机灵的长颈鹿。郑铮的长颈鹿登在《小朋友》的封底上，每一个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样子。老师说：“袈袈你来形容一下郑铮的长颈鹿好吗？”

“栩栩如生，千姿百态，活灵活现，惟妙惟肖……”

我在老师惊讶的目光中站起来，又坐下。才不告诉她我用了整整一个晚上翻烂了我的《儿童成语词典》，也不告诉所有的、所有的人我有多爱郑铮。我多爱他呀，用尽所有成语词典上的词也不够，用尽人们发明的所有的感情也不够，用尽所有的力气也不够。我不说，我说出来人们会吓一大跳的，郑铮会吓一大跳的，有时候我自己都会给吓一大跳，爱在心里有多大的响声啊！

爱在心里有响声，花开花落有响声，秦阿姨的巧克力有响声。郑铮的嘴唇亲在我额头上“啪”的一声，他说：“袈袈你发烧了？”

医院里我不停不停做梦，梦里有无数声音，我在无数的声音里不断背过身去。恍惚中我听到郑铮的声音，郑伯伯和伯母的声音，后来是妈妈的。妈妈不说话，可她的声音最大。小时候爷爷给我个玻璃镇纸练力气。镇纸半球形，里边有白色的百合花。一次猫咪把它从老高的书架上碰下来，我眼睁睁看它直直往下落，到了地面就是这声音。睡梦里妈妈的声音清脆，粉粉碎，好多余响。妈妈怎么会发出这种声音呢？非常好奇，妈妈的袈袈好好奇，用尽力气睁开眼睛，见到妈妈时我就变成了很不响很不响的人。

郑铮不画长颈鹿了。

“郑铮这两只长颈鹿是我们吗？郑铮你相信我好不好，袭袭是公主，你的画只有袭袭看得懂，只有袭袭一个人懂。”

“袭袭我信的，袭袭我将来要当了画家你做什么呢？袭袭你就做看得懂我的画的人好不好？”

“不要，我不做那个。袭袭就做郑铮的长颈鹿，袭袭要郑铮每画一笔都是她的样子。”

“袭袭，小袭袭，傻袭袭。我们袭袭不做长颈鹿。老师说长颈鹿是哑巴啊，袭袭不做长颈鹿，袭袭不是小哑巴。”

“郑铮你为什么不画长颈鹿了呢，你画的长颈鹿多漂亮啊。”陆老师摸着郑铮的头说。

我在一边冷眼看他们。我不喜欢她摸郑铮的头。郑铮的大脑袋是我的宝贝，我多宝贝他啊，我不喜欢她摸郑铮的头。

“陆老师，我不想做画家了，我画不出来长颈鹿了。袭袭说她要做我的长颈鹿的，长颈鹿是哑巴，我的袭袭就真变成小哑巴了。如果袭袭也长出长长的脖子，也长出长长的腿，要是袭袭也变成毛茸茸金黄色的我怎么办呢？老师我看着她难受。”

我成了个很不响很不响的人。有声音时我是郑铮的公主；没了声音，我是个让他看了难受的人。

我是公主，可再没有我这么倒霉的公主了；我不是公主，我成了让所有人看了难受的人。陆老师看了我难受，郑铮看了我难受，爸妈看了我也难受。

我想我在人们眼里可能已经失去了和声音发生关联的资格。

人们开始当着我的面发出他们从前不发出的声音。我的不发出声音让他们以为我真听不见声音。

妈妈把一只花瓶丢在地上，“孩子生病时你在哪?!”那是外婆给她的陪嫁。

“你把我的袈袈还给我，你怎么把我的袈袈变成了个小哑巴?”爸爸丢了另一只。

爸爸妈妈的花瓶在地上碎成了一对。我听见它们粉身碎骨的声音，还听见它们细声细语地彼此安慰。

无数个清晨，爸爸送我去幼儿园。我坐在自行车横梁上背他刚教我的一句一句：“一三五七八十腊，三十一天永不差，其余都是三十天，唯有二月二十八……”

偶尔爸爸停车，放我在地上，扯一根柳条，撕去外边褐色的皮给我看，“袈袈，看到大柳树快要睡醒了，看到这绿色了吗?春天，这是春天。”

“春天。”我甜甜的声音应和着。

许多个休息日爸爸带我坐在环城的江边，指着远方一座座大山说：“那是你的父亲，不是爸爸的爸爸。袈袈听懂了吗?”

“下面的江是袈袈的母亲，是和妈妈一样美一样好的母亲。袈袈知道吗?”

我安安静静小小一团倚在爸爸旁边看眼前光景，山畔江畔爸爸身畔，一动不动地看，看得满眼流淌不尽的绿色。傍晚时我说：“爸爸，江水上流淌着光芒。”

“什么?袈袈把刚刚的话再说一遍，袈袈告诉爸爸光芒像什么?”爸爸的声音溢满激动。

“油脂，江水上流淌的光芒好像油脂。”

“我的袈袈是个天才。”我在诗人爸爸的手臂里旋转得像飘起